

校
長
集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校長

菲奧朵爾·盧基奇·西索葉夫，庫里金工廠開辦的工廠學校的校長，正在準備去參加每年一次的宴會。每年在學校考試完畢以後，工廠的經理部就請一回客，約來小學的督學、所有主考的人、工廠的所有管理人員和工頭。這種宴會儘管帶着官冕堂皇的氣派，可是素來活潑，暢快，客人們在宴會上總要待上很久纔肯走散。大家忘掉身份的區別，只回想他們的有功績的勞動，喫得飽飽的，喝得很痛快，聊天聊到大家嗓子發啞，夜深纔走散，用他們的歌聲和接吻聲震動整個工廠廠房。這類宴會，西索葉夫已經參加過十三回，因為他在工廠學校裏已經做了十三年校長。

現在，他正在準備去參加第十四回的宴會，極力把自己打扮得喜氣洋洋，整整齊齊。他已經化了整整一個鐘頭的工夫，刷他那身新的黑衣服；他照着鏡子穿上一件時髦的襯衫，也化

了那麼多的工夫。袖扣鑽不進紐扣眼，引起了一場大風暴，惹得他對他妻子一股勁兒的抱怨、恐嚇、責備。

他那可憐的妻子在他身旁轉來轉去，忙得累壞了。實在，到臨了，他自己也累了。等到他那雙擦亮的皮鞋從廚房裏拿來，他卻沒有力氣穿上它們了。他只好喝一點水，躺下來。

『你變得那麼衰弱！』他妻子嘆道。『你根本不應該去參加這個宴會。』

『用不着你出主意，勞駕！』校長氣沖沖的打斷她的話。

這忽兒，他的脾氣正巧不好，因為他很不滿意最近的這回考試。這回考試的結果其實很好；所有的高級班男孩都得了證書和獎品；工廠的經理部門人員和政府的官吏都滿意這成績；可是校長卻嫌不夠。他心煩，因為巴卜金這個從不寫錯字的孩子在聽寫時卻錯了三回，另一個孩子塞爾蓋葉夫慌得連十七乘十三也算不出來了，督學是個年青而沒經驗的人，選了一篇難文章做聽寫的材料，督學又請鄰近一個學校的校長里阿普諾夫主持聽寫，那位校長的舉動可未免太不『義氣』，唸那段聽寫的材料時候吞吞吐吐，沒把文章上的字一個個的唸清楚。

校長由他妻子幫忙，穿上靴子，又照了照鏡子，就拿起他那個有很多節疤的手杖，動身去

參加宴會。走到工廠經理的房子前面，他出了點小問題。他猛的咳嗽起來……他咳嗽得全身搖抖，帽子從頭上掉下來，手杖從手裏掉下來；督學和教師們聽到他咳嗽，就跑出房子來，這時候他正坐在底下一層台階上，一身大汗。

『菲奧宋爾·盧基奇，是您嗎？』督學驚奇的說。『您……來啦？』

『當然！』

『您應當待在家裏，老兄。您的身體今天不大好呢……』

『我的身體今天跟昨天一樣好。不過，如果你們嫌我來了不痛快，那我回去就是。』

『唉，菲奧宋爾·盧基奇，您萬不可以說這種話！請進來。是啊，這個宴會是爲您開的，不是爲我們。看見了您，我們都很高興。當然高興……』

屋裏，爲了這個宴會，已經佈置得整整齊齊。大飯廳裏裝飾着德國的石版畫，瀟灑着天竺葵和油漆的氣味，擺着兩張桌子，一張大的是飯桌，一張小的擺着開胃的小菜。中午的炎陽從放下来的百葉窗裏淡淡的滲進來……房間裏的半明半暗、百葉窗上的瑞士風景畫、天竺葵、碟子裏那些切成薄片的臘腸，都現出一種天真的、姑娘家多愁善感的神氣；這一切跟房主人倒很相稱，房主人是個好心的、矮小的德國人，鼓着小圓肚子，睜着熱誠的、油亮的小眼睛。阿道

爾夫·安德列伊奇·卜魯尼（這是他的姓名）正在擺小菜的桌子那兒跑來跑去，熱心極了，好像房子起了火一樣；他斟滿酒杯，在碟子裏佈滿菜，千方百計的討客人歡心，逗他們笑，表示他的好感。他拍人家的肩膀，瞧人家的眼睛，開闊的笑，搓着手，事實上跟一條親熱的狗那麼巴結。

『我看見了誰啊？原來是菲奧朵爾·盧基奇！』他一看見西索葉夫就用發顫的聲調叫道。『多高興！您雖然有病，可還是來了。諸位先生，我給你們道喜，菲奧朵爾·盧基奇來啦！』

教師們已經圍繞着桌子，在喫小菜。西索葉夫縐起眉頭；他不高興，因為他的同事沒等他來就先喫先喝了。他看見里阿普諾夫也在他們當中，就是那個在考試時候主持聽寫的人；他走過去，對那人說：

『您那種行為不夠朋友！不講義氣，實在！正人君子不會像那樣唸！』

『天吶，您還在叨嘮這件事！』里阿普諾夫說，他縐起眉頭。『難道您就不膩味？』

『對了，還在叨嘮！我的巴卜金從來就沒出過錯兒！我知道您爲甚麼像那麼唸。您一心要把我的學生都弄得出了醜，好讓您的學校顯得比我的學校強。我心裏全明白……』

『您幹嗎找碴兒吵架？』里阿普諾夫還嘴。『憑甚麼您跟我過意不去？』

『得了，兩位先生，』督學勸解道，做出憂愁的臉容。『爲一件小事，值得這麼鬧嗎？三個錯兒……不是一個錯兒……這有甚麼關係呢？』

『不錯，有關係。巴卜金從來就沒出過錯兒。』

『他鬧個沒完啦，』里阿普諾夫接着說，生氣的哼鼻子。『他仗恃他處在病人的地位，他要我們都磨死。哼，先生，再要鬧下去，我不管您生病沒生病了！』

『少提我的病！』西索葉夫生氣的叫起來。『病不病，跟你們甚麼相干？他們老是對我數說：病病病……倒好像我需要您的同情似的！再說，您憑哪點兒覺着我有病？在考試以前我病過，這話不錯，可是現在我完全好了，甚麼病也沒有，只有點衰弱罷了。』

『您恢復了健康，好，謝謝上帝，』聖經教師尼古拉甫說，他是一個年青的教士，穿着時髦的、肉桂色的法衣和褲子，褲腿沒塞在靴筒裏。『您應當高興纔對，可是您卻發脾氣，這樣那樣的。』

『您也別假充好人，』西索葉夫打斷他的話。『考題應當直截了當，清清楚楚纔對，可是您卻叫學生猜謎語。這樣辦事是不對的！』

大家同心協力把他勸得總算平了氣，叫他在桌子旁邊坐下來。很久很久，他拿不定主意。

喝甚麼好，臨了他愁眉苦臉的喝下一杯綠色的甚麼酒；然後他把一塊餡餅拉過來，繃着臉把餡餅裏的雞蛋和葱都剔掉。噢！第一口的時候，他覺着餡餅太淡。他就在上面洒了點鹽，可是立刻又把它推開，因為餡餅太鹹了。

喫飯時候，西索葉夫坐在督學和卜魯尼中間。第一道菜端上來以後，按照公認的老風俗，乾杯開始了。

『我認爲我有一種愉快的責任，』督學開口，『我提議一致感謝不在座的學校董事丹尼爾·彼得羅維奇跟……跟……跟……』

『伊凡·彼得羅維奇，』卜魯尼給他提詞。

『……跟伊凡·彼得羅維奇·庫里金，他們不惜巨資，開辦這個學校，我提議爲他們的健康乾杯……』

『我呢，』卜魯尼說，跳起來，好像被蟲子螫了一口似的。『我提議爲本地小學校督學，人尊崇的巴維爾·蓋納節維奇·納達洛夫，爲他的健康乾杯！』

椅子往後推，大家臉上笑嘻嘻的，開始了照例的碰杯。

第三次敬酒素來是輪到西索葉夫說話。這一回，他也站起來，開口說話了。他拉長脖子，嗽

一嗽喉嚨，先是聲明他沒有口才，不準備做一回演說。其次他說：十四年來在他做校長的任內，遇到過許多回的陰謀，遭過許多回的暗算，甚至有人把他祕密的告到當局那兒去，他知道他的這些敵人是誰，也知道那些告密的人是誰，不過他不願意提起他們的名字，『怕的是敗壞某人的胃口；』不過儘管別人暗中搗亂，庫里金學校還是在全省中佔首屈一指的地位，『不但從道德的觀點來看是這樣，就是從物質的觀點來看也一樣。』

『在別處，』他說，『校長掙二三百個盧布，我卻掙五百，而且我的房子由工廠出錢裝修，甚至供應傢具。今年，所有的牆壁都重新糊了壁紙……』

接着，校長又拉長了說下去：本校的學生跟地方學校和公立學校學生相比，所得到的文具真是豐富極了。在這方面，學校應當感激的，他認為，並不是住在國外，根本不知道這個學校的廠主，而是一個雖然是德國血統、信新教、本心卻是俄國人的人。

西索葉夫講得很長，不時停一停，換口氣，常常還要掉兩句文；他的演說枯燥無味，叫人聽了不痛快。他好幾回提到他的一些敵人，指桑罵槐，反反覆覆說個沒完，咳嗽，很不得體的比畫他的手指頭。臨了，他累了，出汗了，講得斷斷續續，聲音又低，彷彿只講給他自已聽似的，而且完全牛頭不對馬嘴的結束了他的話：『因此我提議爲卜魯尼，那就是，爲阿道爾夫·安德列伊』

奇的健康乾杯，他就在這兒，坐在我們中間……一般說來……你們明白……」

他講完了，大家都輕輕的吁一口氣，彷彿誰洒了點涼水，把空氣弄乾淨了似的。只有卜魯尼一個人，好像並沒有甚麼不愉快的感覺。這德國人滿臉放光，轉動感傷的眼睛，激動的握了握西索葉夫的手，又親熱得像狗一樣了。

『啊，我謝謝您，』他說，加強語氣唸那個『啊』字，把左手放在心上。『您瞭解我，我很高興！我全心全意祝您一切順利。可是我應當說明一點，您把我說得過分重要了。這學校所以會這麼發達，全是因為您，我的尊貴的朋友，非奧朵爾·盧基奇。要不是因為您，它就不會在任何方面比別的學校強！您當是這德國人在奉承您吧，這德國人在說客氣話吧。哈哈！不然，我親愛的非奧朵爾·盧基奇，我是個老實人，從來不說奉承話。要是我們給您五百盧布一年，那是因為您為我們所看重。不是這樣嗎？諸位先生，我說的是實話。對不對？我們不會給別人那麼多錢……是啊，辦好一個學校，是工廠的體面！』

『我得誠懇的承認：您的學校真的出色，』督學說。『別以為這是捧場的話。總之，我這輩子從沒見過這樣的學校。我坐着監考的時候，滿心是羨慕……了不起的孩子！他們熟悉許許多多的功課，答話很爽利，同時他們又顯得有點特別，不拘束，誠懇……看得出來，他們喜歡您，

非奧宋爾·盧基奇。您從頭到腳是個校長。您一定是天生來的教師。您有各種天才，有天生來的資質，有長期的經驗，有對工作的愛好……奇怪的是，您的身子這麼弱，您卻有這麼多的精力，這麼多的智慧……這麼大的毅力，而且您明白嗎——您有這麼大的信心！學校委員會裏有一個人說得好：您是您的工作中的詩人……對了，您是詩人！」

飯桌上所有在座的人開始異口同聲的講到西索葉夫的了不起的才能。彷彿開了閘似的，滔滔不絕的誠懇熱烈的話泛濫起來：這樣的話，人在被謹慎小心的清醒腦筋節制着的時候，是不會說出口的。西索葉夫的那些話啦，他那叫人受不了的脾氣啦，他臉上那兇狠惡毒的表情啦，全給人忘記了。大家都暢快的講話，就連那些害臊的、沉默的新教師，那些貧苦的、忍氣吞聲的、跟督學講話總要稱呼一聲「大人」的青年，也一樣。事情很明白：西索葉夫在他自己的那一行中是個了不起的人。

他十四年來在做校長的任內已經習慣了成就和稱贊，因此他現在漠不關心的聽那些佩服他的人說着鬧吵吵的熱心的話。

把這些歌頌的話聽進去的，不是校長，倒是卜魯尼。這個德國人聽得一個字也沒漏掉，喜氣洋洋，拍手，謙虛的臉紅，倒彷彿人家在贊美他，而不是在贊美校長似的。

『好哇！好哇！』他嚷道。『這是實在的！您明白我的意思了！……好得很！……』

他瞧着校長的眼睛，好像要跟他同享他的幸福似的。臨了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；他跳起來，用他那尖細的中音蓋過所有別的聲音，嚷道：

『諸位先生！讓我說一句！噓！對你們諸位所說的話，我只能回答一句話：工廠的經理部不會忘記它該怎樣報答菲奧朵爾·盧基奇……』

大家都沉默了。西索葉夫抬起眼睛來，瞧着德國人的緋紅的臉。

『我們知道怎樣報答，』卜魯尼接着壓低了喉嚨說。『爲了回答你們諸位的話，我應當告訴你們……菲奧朵爾·盧基奇的家屬一定會得到瞻養，一個月以前爲了這個目的已經在銀行裏存下一筆錢了。』

西索葉夫追究的瞧一瞧德國人，瞧一瞧他的同事，彷彿不明白爲甚麼受到瞻養的是他的家屬，而不是他自己似的。在所有那些臉上，在所有那些一動也不動的瞧着他的眼睛裏，他看到的不是同情，也不是他所受不了的憐憫，而是另外一種表情，一種柔和的、溫存的、同時卻又十分不吉利的表情，如同可怕的真理一樣；這種表情一下子給他兜頭澆了一瓢冷水，弄得他的靈魂裏滿是說不出的絕望。他現出蒼白的愁眉苦臉，忽然跳起來，捧住頭。他照那樣呆站

了十幾秒鐘，膽戰心驚的呆望着他的前面，彷彿看見卜魯尼所說的死亡正在很快的到來似的，然後坐下來，哭了。

『得了，得了！……怎麼啦？』他聽見激動的聲音在說話。『拿水來！喝點水吧！』

過了一會兒，校長平靜下來，可是這夥人沒法恢復他們原先的那種活潑了。這個宴會就此一聲不響的不歡而散，比從前歷次宴會都散得早。

西索葉夫一回到家，先照一照鏡子。

『當然我用不着像那樣哭啼啼！』他想，瞧着他那兩邊竊下去的臉蛋和那雙帶着黑眼圈的眼睛。『今天我的氣色比昨天強多了。我害的是失眠病和胃炎，我的咳嗽只不過是胃裏的毛病罷了。』

他放了心，開始慢慢的脫衣服，化了不少工夫刷他那身新的黑衣服，然後小心的疊起來，把它收在櫃子裏。

然後他走到桌子那兒去，桌上放着一大堆學生的練習簿；他抽出巴卜金的練習簿，埋下頭去默默的欣賞那種孩子氣的、漂亮的筆跡……

這當兒，在他檢查練習簿的時候，本縣的醫官坐在隔壁房間裏，正在對他妻子小聲說：這

個人既然多半活不到一個禮拜，那就不應該放他出去參加宴會。

女教師

到八點半鐘，他們坐車出了城。

大道乾燥，四月的豔陽溫暖的照耀着，可是雪仍舊鋪在溝裏和樹林裏。又黑又長的冬天存心搗亂，現在還沒過完；春天卻忽然來了。可是溫暖的天氣，被春天的氣息溫暖着，變得懶散而透明的樹林，在湖泊一樣的大水塘上黑壓壓的成羣飛過去的鳥兒，那高得看不見頂，飛上去一定會很痛快的美妙天空，對於坐在大車上的瑪麗亞·華西列芙娜說來，顯不出一點新鮮和有趣的地方。她已經做了十三年女教師，在這些年中她進城去取過多少回薪水。那是數也數不清了；像現在這樣的春天也罷，落雨的秋天黃昏也罷，冬天也罷，她覺着都是一樣；跟往常一樣，她照例只巴望一件事：趕快走完這段路。

她覺着在那一帶的鄉下好像住了許多年，許多年，有一百年了似的；她覺着從城裏到學

校，那一路上的每塊石頭，每棵樹，她都看熟了。她的過去就是在這兒消磨的，現在還是在這兒過着，將來呢，她也想不出有甚麼別的前途，只想到學校、進城的路、回來，然後又是學校、道路……

她已經不大回想她在做女教師以前的往事，差不多忘掉了。她從前有過父親和母親，他們住在莫斯科紅門附近一所大宅子裏，可是那段生活在她記憶裏留存下來的只有一種像夢一樣朦朦朧朧、浮動不定的東西。在她十歲的那年，她父親死了，不久以後她母親也死了……她有一個哥哥，是個軍官；起初他們還互相通信，後來她哥哥不再回她的信，他索性不來信了。在她舊有的東西當中，所剩下來的只有她母親的一張照片，可是校舍潮溼，照片變得模糊，現在是甚麼也看不清，只看得見頭髮和眉毛了。

他們坐車走出了六七里路，趕車的老謝米揚，扭轉頭來說：

『他們在城裏捉住一個政府的職員。他們把他押走了。據說他跟幾個德國人一塊兒打死了莫斯科市長阿歷克塞葉夫。』

『這是誰告訴你的？』

『他們在伊凡·姚諾夫的酒館裏，在報紙上看到的。』

他們又沉默了很久。瑪麗亞·華西列芙娜想起她的學校，想起不久就要到來的考試，想起她要送去應考的一個女生和四個男生。她正在想考試，背後卻追上來一輛由四匹馬拉着的馬車，車上坐着一個附近的地主，姓納諾夫，這人去年在她學校裏做過主考人。他的車子跟她走到並排的時候，他認出她來，就點一點頭。

『您好，』他對她說。『我看，您是坐車回家吧。』

這個納諾夫是個四十歲的男子，現出沒精打采的神情——臉上有憔悴的樣子，已經漸漸顯老了，可是相貌還是挺漂亮，女人看着都愛。他一個人住在一所大房子裏，沒出來做事；人家一談起他，就說他在家裏甚麼事兒也不做，光是在房間裏走來走去，打唿哨，或者跟他的老聽差下棋。又說他喝很多的酒。的確，去年考試時候他送來的試卷就帶一股酒氣和香水氣。那回，他穿一身新衣服，瑪麗亞·華西列芙娜覺着他很可愛；她跟他坐着的時候，她時時刻刻覺着難爲情。她在學校裏看慣了嚴格的、清醒的監考人；這個人卻連一句禱告詞也記不得，也不知道該問甚麼問題，非常客氣文雅，批起分數來總是給最高的分數。

『我要去看巴克維司特，』他接着對瑪麗亞·華西列芙娜說，『可是我聽說他不在家。』